

<<枪杆子1949>>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枪杆子1949>>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2944

10位ISBN编号：7010072949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正隆

页数：5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枪杆子1949>>

内容概要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进关、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记述了主要发生在共和国元年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枪打炮轰中，是鲜为人知的历史中的新闻，是用枪杆子打江山的亲历者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只有他们才能一触摸到的那种惟此一次的感觉，也是因此改变了命运的人类中有着共同历史文化的最大的一群人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枪杆子1949>>

作者简介

张正隆，男，著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20世纪90年代，其力作《雪白血红》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有多部作品在军内外获奖。
报告文学《血情》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枪杆子1949>>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红了黑土地 第一章 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一、胜利来得太快 二、毛泽东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三、蒋介石步步不跟趟 第二章 “狗皮帽子，进关了！” 一、“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二、四野够荣耀的 三、“东北大军进了关，就像猛虎下了山”——“东北虎”之一 第二篇 黄土地 第三章 各打各的算盘 一、“布衣将军”——“战犯录”之一 二、蒋介石缺乏统帅气度 三、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第四章 傅作义的命根子——35军 一、郭景云一错再错——“战犯录”之二 二、机断专行——“四野名将录”之一 三、虎扑羊群——“东北虎”之二 四、忠肝义胆——续“战犯录”之二 五、如虎添翼——“东北虎”之三 第五章 瑞雪 一、统帅 二、血战丰台——“东北虎”之四 三、张家口决口 四、傅作义没出一招好棋——续“战犯录”之一 第六章 虎啸津门 一、实话实说——“四野名将录”之二 二、都希望另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三、天津已是囊中物 四、前线总指挥——“四野名将录”之三 五、虎气——“四野名将录”之四 六、将军原是放牛娃——“四野名将录”之五 七、金汤桥！金汤桥！——“东北虎”之五 八、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九、“一切为傅负责”——“战犯录”之三 十、共产党没有海军 第三篇 北平和平 第七章 能战方能和 一、“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 二、最痛苦的人是谁？——再续“战犯录”之一 三、名将无名——“四野名将录”之六 四、傅作义之义——他不是战犯了 五、“杀头将军”与“抹泪将军” 第八章 看红装素裹 一、虎师雄威——“东北虎”之六 二、大改编 三、“到皇帝住的地方看看”——“1949年的感觉”之一 第四篇 下江南 第九章 长江不是三八线 一、蒋介石要“和平”了 二、李宗仁去不掉个“代”字——“战犯录”之四 三、白崇禧一国民党的最后一张王牌——“战犯录”之五 四、毛泽东一口一个“白匪” 第十章 南下！南下！ 一、先遣兵团 二、南下工作团 三、国军成了“扒路军” 第十一章 血路 一、5纵还未攻过城呢——“东北虎”之七 二、战江南——“东北虎”之八 三、“当年的红军回来了”——“1949年的感觉”之二 第五篇 攻心为上 第十二章 识时务者 一、瓜熟蒂落 二、“我是共产党” 三、张軫成了解放军的军长 四、“大好河山” 第十三章 长沙不是四平 一、程潜要为毛泽东划船了 二、陈明仁之明 三、“就范” 四、血火青树坪 第六篇 南下——难下 第十四章 水土不服 一、江南路难行——“东北虎”之九 二、正负40度——“东北虎”之十 三、拉稀生疥打摆子——“东北虎”之十一 四、“南船北马” 五、“又红又绿三道箍，两头细来中间粗——打一物” 第十五章 “粮食问题现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 一、一天两顿稀粥——“东北虎”之十二 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 三、粮食！粮食！ 四、南方北方 第十六章 “兵强马壮运动” 一、养好本钱 二、三伏练兵 三、“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四、“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跟谁走” 五、“谁不说俺家乡好” 第十七章 走遍中国 一、脚是最宝贵的 二、巾帼风采 三、“漫行中国” 第七篇 红土地 第十八章 大迂回、大包围 一、白崇禧像条泥鳅——续“战犯录”之五 二、渴望决战 三、毛泽东高瞻远瞩 第十九章 并非“反越位战术”——“那眼睛毒啊” 二、白崇禧太需要场胜仗了——再续“战犯录”之五 三、越级指挥 四、不开会 五、不轻敌 六、“我们要活泼” 七、吃了一个梨 第二十章 红月亮 一、旗宫丁盛——“四野名将录”之七 二、又一道铁闸——“四野名将录”之八 三、白崇禧的命根子——7军 四、饿虎扑食——“东北虎”之十三 五、新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的感觉”之三 第八篇 向前！向前！ 第二十一章 国民党没有“主场” 一、国民党暗无天日 二、“广东大团结” 三、白崇禧回老家——仍续“战犯录”之五 第二十二章 追穷寇 一、跑进羊城——“东北虎”之十四 二、“此为带最后陆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东北虎”之十五 三、“将你们的威风从锦州、天津一

<<枪杆子1949>>

直显到桂林、南宁去！

”——“东北虎”之十六 四、“兄弟部队” 五、“照张狼狈相吧” 六、战争景观第九篇 解放区的天 第二十三章 接收！
接收！

一、接收城市真忙 二、我们是共产党 三、“中南王” 第二十四章 剿匪 一、“打了大仗打小仗，打了大蒋打小蒋”——“东北虎”之十七 二、“山多洞多枪多匪多”——“东北虎”之十八 三、“天下太平，广西大乱”——“东北虎”之十九第十篇 向天涯 第二十五章 兵发雷州半岛 一、“伯陵防线”——“战犯录”之六 二、“原子手榴弹” 三、船是个大问题 四、虎变蛟龙——“东北虎”之二十 第二十六章 最后一战 一、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1949年的感觉”之五 二、迎击最后一颗子弹——“1949年的感觉”之六并“四野名将录”之九 三、23年红旗不倒——“四野名将录”之十 四、大医医国——“四野名将录”之十一 五、要不是他极力推动，海南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台湾？
——“四野名将录”之十二 第二十七章 跨海之战 一、偷渡——“东北虎”之二十一 二、陆军海战队——“东北虎”之二十二 三、包围、反包围、反反包围——“东北虎”之二十三 四、天涯海角——“东北虎”之二十四后记 身后有只狼

<<枪杆子1949>>

章节摘录

第一篇 红了黑土地第一章 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一、胜利来得太快黑土地上的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是1948年11月8日在锦西葫芦岛消逝的。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国民党最先闯关东的几个军，就是从秦皇岛和葫芦岛登陆的。

衬着蔚蓝色的大海，美械、半美械的军人，黄潮般蜂拥上岸，蝗虫样扑向黑土地。

几个回合后，东北民主联军就被赶过松花江，在南满则被挤压在濒临朝鲜的临江、濛江（今靖字）、抚松、长白4个巴掌大的小县。

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大喊大叫：共军兄弟们，你们没路走了，快投降吧！

不投降就把你们赶进长白山啃树皮，轰进鸭绿江喝凉水！

那时候，要说3年后的黑土地会变成这等模样，别说国民党，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会相信。

初冬清冷的阳光下，长春在刺鼻的尸臭中喘出了活气儿。

比之枪打炮轰、血火飞进的锦州，沈阳应该说基本完好无损。

在那村镇大多叫做“窝棚”的辽西平原上，打塌的房屋朝天张着大口，烧焦的树木有的还在冒着青烟，东倒西歪的车炮都成了黑糊糊的铁骷髅，胃囊饱满的野狗、乌鸦兴奋地嬉闹、聒叫着。

先后闯进关东的，加上在各地扩充的，110万国民党军队，只从营口跑掉几万人。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这一刻在做什么？

全力以赴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接收。

1948年10月26日，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还在激烈进行时，东北局就在哈尔滨南岗的高岗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沈阳军管会。

随即抽调干部，进行动员，29日乘专列南下，30日赶到开原时，沈阳尚未解放。

军管会就在专列上办公、开会，制定人城守则，准备发布公告，编好一天的《沈阳时报》，连军管会、卫戍区、市政府及各部门的招牌都做好了。

专列上的灯光通宵达旦。

11月2日黄昏，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沈阳解放的同时，军管会进入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

在此之前，锦州、长春、鞍山、抚顺、本溪等地，也陆续实施军管。

首当其冲的是粮食问题。

或者向当地商会筹借，或者从外地调运，有的城市运粮车队是随军管会一道进城的。

长春不用说了，对于这座饿殍之城而言，那是重中之重。

辽宁洪涝，沈阳周围各县主要农作物高粱，1948年颗粒无收。

我们是共产党，让老百姓吃不饱饭，那算什么为人民打江山，还怎么坐江山？

票子是个大问题。

治安是个大问题。

恢复供水供电及交通是个大问题。

目光到处，那些堆积如山的问题，哪个是容你慢慢来的小问题？

就说走路吧，全国各地都是右侧通行，唯独东北还是沿袭伪满时期的左侧通行。

有人说解放了，连路也不知道怎么走了。

军管会开了两次会，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也不能再争执下去了。

那时被老百姓称做“电车”的汽车，虽不像今天这样多，可马车、人力车多呀，几乎要覆住路面了。

人命关天，不迅速决断，随时都可能出事、添乱。

敌机轰炸，重点目标是兵工厂和弹药库。

敌特活动，纵火暗杀造谣。

几万国民党散俘在街头游荡，流氓和少数贫民乘乱打劫。

必须尽快使该停的停下来，该动的动起来，万家灯火簇拥着的城市才能活起来。

东北局抽调4千多新老干部接收沈阳，哈尔滨除看家守摊的外，几乎是倾巢出动了。

可偌大个沈阳，区区4千人才哪到哪呀，只能是重要部门、厂矿才派去个军代表。

<<枪杆子1949>>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城市等着接收呢。

“战锦方为大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

打下锦州，攻城部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往城外抢运战利品。

枪炮、弹药、被服、粮食、罐头，大都是美国货，车拉肩扛，汽油桶则手推脚踏，像压路机一样轰轰隆隆朝城外滚。

锦州打下来就是自己的了，为什么还要往城外抢运东西呀？

因为当时心里还不大有底，担心东西对进的敌人可能将其重新夺占。

离休前为驻锦州某军副军长的翟文清，自1938年参军后就不断立功，并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中成为战斗英雄。

这位个头不高、身上还嵌着弹片的老人，身体很结实。

老人每天4点半起床，到锦州铁路分局广场，那儿有个老年活动中心，伴着音乐做健身操，然后慢跑、快走。

每月要交1元钱，许多人认识他，说老军长是战斗英雄，还是解放咱锦州的战斗英雄，不用交钱。

他说那是过去的事了。

大家说没有过去哪有现在呀？

他说现在咱们都一样，都是在这里健身的老人，我不过是个打过仗的老头，不能搞特殊化。

当年这里叫锦州铁路局，是范汉杰的指挥所之一，充满耳鼓的是枪炮声和冲锋号。

“打过仗的老头”，当时是3纵7师2团8连指导员，率领连队打下辽西省政府大楼，又冲到这里的。

是夜间，喘着粗气，全速奔跑。

周围枪炮声不断，子弹在路面上犁出一道道火星子，脚下都是砖头瓦块和敌人的尸体。

他记得在这个广场上还绊了一跤，爬起来再跑，手上、身上都是血，黏糊糊的。

在东北第一次受伤，是1947年初四保临江中的三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右膝盖被子弹打穿。

零下40多度，滴水成冰，雪白血红，那人一会儿就冻僵了。

比天气更冷酷的是形势。

三九天，许多官兵穿着单衣。

没吃的，扒开没膝深的积雪，翻寻老乡因战乱而没来得及收获的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

敌人那个猖狂呀，像疯狗似的追撵你，打了败仗也咬住你不放，当了俘虏也不服你。

那时候政治教育讲得最多的，也最形象的，就是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是爬山头，爬上山头就是胜利。

闯到关东后有个口号，叫“独霸东北”，因为太离谱了，很快就没了声息。

翟文清15岁参军，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从未对胜利失去过信心。

只是这“山头”要爬到什么时候呀？

那时看那形势，少说也得个八年抗战吧？

没想到一打下锦州、长春、沈阳，还有在辽西的那个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国民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稀里哗啦了，就“独霸东北”了。

连毛泽东都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

二、毛泽东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个有5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

西靠太行山麓，东邻华北平原，周围山岭环抱，覆满村后山冈的苍松翠柏，让人想到“西柏坡”的得名。

村中农舍顶上耸立的电台天线，伴着村前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日夜弹唱着共产党人的胜利进行曲。

锦州城破，范汉杰化装出逃被俘，被押送到城北30里的忙牛屯，吃惊不小：林彪就在这里呀！

那潜台词是：早知道林彪在这里，早把这里炸平了。

而自1947年3月离开延安后，就在国民党的视线中没了踪影的毛泽东，鱼儿游进大海般隐身在这黄土地的山村农家，筹划、指挥了蜚声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在滹沱河边散步。

太阳通红，河水清亮，就像毛泽东的心情和思绪。

井冈山 瑞金 延安 西柏坡，在毛泽东踏动历史的足音中，中国革命正在硝烟中隆隆驰向下一个停

<<枪杆子1949>>

靠点——不，那已经不是停靠点，而是定都北平。

“革命摇篮井冈山”，这是后来的话，还有什么“井冈山道路通天下”。

当年一些人是怎么说毛泽东的？

“山大王”，“农民领袖”，“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他却放着现成的、正宗的十月革命道路不走，倒把队伍拉上了土匪出没的井冈山，“占山为王”，这不是明摆着的“歪门邪道”吗？

“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话没错。

谁也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一下子把全中国收入囊中，只能一省、数省一步步地来，就如同今天已被黑土地那数省胜利的现实证明了的那样。

问题在于这“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做的却是“夺取中心城市”的文章。

在农村有时都站不住脚，让人家撵得到处跑，却惦着去攻打、夺取大城市，这不是没会走就想跑，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

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人家一出动军队，你就没咒念了。

你也拿起枪杆子，在城市里能干过人家？

八一南昌起义，占领南昌又不得不退出，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根本就行不通。

城市历来是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共产党人在城市连生存都困难，又谈何发展？

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到农村去，到天高地阔的广大农村中去。

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之路。

毛泽东“一览众山小”的睿智和气度，在于无论中国革命面临怎样的窘境、险境，都能以其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指点迷津，照亮征程，并一往无前的付诸行动。

正如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所言，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

而这一时刻，一想到东北和包括热河、内蒙东部的那片从未涉足的丰饶的黑土地，毛泽东就激动、兴奋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的“钢都”（鞍山）、“煤都”（抚顺）、“电都”（小丰满），都在东北。

而据1943年统计，东北生铁生产量占全国87.7%，钢材占93%，煤炭占49.5%，发电量占78.2%，水泥占66%，铁路、公路长度分别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和将近一半。

沈阳还有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东北素有“粮仓”之称，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60%以上。

东北还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木材蓄量占全国的1/3。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只要有了东北！

现在有了东北！

东北丰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日益显见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这一时刻，毛泽东立马想用、也立马可用的，则是黑土地上那支兵强马壮、骁勇善战的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

1948年11月6日，即辽沈战役结束的第四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包围了黄百韬兵团5个军，并对徐州形成合围态势，以争取歼灭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

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挫败了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战略，将其牢牢地钳制在西北战场而动弹不得。

华北野战兵团先后发起察绥战役和太原战役，包围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太原。

与初冬的旷野和群山融为一色的西柏坡，随着电台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呼应而来的，都是令毛泽东心旷神怡的捷报佳音。

全国各战场的胜利，特别是辽沈大捷，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国民党军队已由内战初始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余万人增至300万，翻了一番还多

<<枪杆子1949>>

。而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士气和人心。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断言：“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而两个月前的9月7日，即辽沈战役即将发起前五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一个辽沈战役，把5年打成3年。

问题是下一步挪动哪个棋子？

西北、中原、华东、东北，毛泽东高屋建瓴的目光通览周边战场，一次次地凝望东北时，他关注的是华北，是平津。

10月31日，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的任务，电示“林罗刘”并东北局和华北局：“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

”11月4日，在给“林罗刘谭”。

的电报中，又说明了同样的意见。

而现在，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提前进关了。

因为自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将黄百韬兵团大部歼灭后，有迹象表明华北傅作义系的20个师可能退守绥远，蒋介石的中央军24个师可能海运江南，加强长江下游防线，从而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务将华北敌军就地歼灭11月16日凌晨4时，毛泽东给“林罗刘”发电，征询意见：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第二天下午，“林罗刘谭”复电：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

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

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

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

过去因忙于战后问题的处理，还未正式向战士解释此问题，正布置通过各种方式解释此问题。

同时新兵和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严重。

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

一大堆困难，都是实情。

自9月12日奔袭北宁线始，到11月10日占领锦西、葫芦岛，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人未解甲，马未停蹄，就没闲着。

锦州血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围歼廖耀湘兵团，再奔去沈阳、营口，急行军，强行军，许多人都累脱相了。

战后一些老战友见面，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伤亡也大。

攻打锦州的5个纵队和阻援的两个纵队，伤亡都在1/3左右。

黑土地上最能打的“虎师”2纵5师，伤亡将近一半。

林彪讲的和没讲的这些困难，毛泽东大体上都清楚。

同一天22时，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以华北我军现有兵力。

是无法完成的。

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带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黄、杨罗耿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

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系西退，因傅系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利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其一部，难于歼其主力，傅系一退，蒋系必同时南退，使我们两头失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甲）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戌有）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亥灰）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修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

<<枪杆子1949>>

(乙) 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
即使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

<<枪杆子1949>>

后记

身后有只狼写下这行字时，两本书稿赶到一块去了，每天像抽了大烟似的伏案20来个小时，大热的天已经个把月了。

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

没到50岁，60岁前的活已经排满了。

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早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

人生易老，精力有限，有两条命也有干不完的活。

可有的活就像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的那个姑娘，让你卜平然心动，一见钟情呀。

有人请吃饭，我说“不会吃饭”。

不会喝酒，那饭是不是就有一半不会吃了？

有时是不能不去的，人在饭桌前，心在书桌上。

连吃带唠加往返，少说也得两个小时，一天不就12个两小时吗？

有时就想，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道光年间，我的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从山东莱州府闯关东，走到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

抓起把土，那土肥得要从手指丫冒油呀，高祖父那眼里放光呀。

跪倒咣咣咣3个响头，那林莽际天、野兽出没的大山沟里，就有了第一缕炊烟。

鸡叫头遍，曾祖父就醒了。

穿戴整齐，坐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叭叭叭几下——这就是我家的“起床号”了。

天色还暗，曾祖父会出去给牲口添添草料，然后就在辽东大山里的那个庄稼院巡视。

这是一天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

天色还早，就坐在屋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阵麻绳。

觉得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叭叭叭，就把里面南北大炕上的鼾声打熄了。

每天到得地头，刚好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刻。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时节，几乎就是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那人困哪，干着干着，或是上工路上迷迷糊糊跌倒了，呼呼大睡。

曾祖父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

使劲干活，出身透汗，不就精神了吗？

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听老辈人讲，那时像我的祖辈这样，下死力气劳作的人很多。

而我的3个爷爷娶的3个奶奶，都是因为我们家的粪堆大、柴火垛大。

曾祖父说明家穷，没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家人这么能干，早晚那就是金山、银山。

我的祖辈太热爱土地，并坚信能从生长万物的土地中刨出一个庄稼人的梦，结果到头来还是个梦——我正在修改着的一本书里已经写了，当然表现的不是这里的主题。

我这辈子也是因为爱，为了一个梦。

军营里的军人，每天踏着12次（或13次）定时的军号作息的。

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团军，军机关20多年坐落在辽东大山里一座县城的山沟。

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外，我家书桌上的灯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有时写着写着，军号响了，是起床号。

那时的节假日，放假不像现在这么多，春节也只休息5天。

临放假前一天，我就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回家门也不出——5天能写多少东西呀？

1994年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除了外出采访，这回就坐家写去吧。

1999年写《战将》，半年时间没下楼。

去年底，有人请吃饭，我没有名片，临别问我家电话号码，我一下子懵那儿了。

坐家两年多了，也用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呀？

<<枪杆子1949>>

那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

回家问女儿，女儿没笑，当然也不会想到我是保密、不讲。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支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

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有时上趟街，妻子就跟着。

坐在马桶上想稿子没事儿，走在路上让车碰了呢？

有时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刚结婚就跟你要孩子。

即便没人催，一本书多少万字，预计多长时间写完，每天要写多少字，那是只能超额，不能拖欠的。

今天推明天，那还有完吗？

曾有人批评我：你不好抓紧时间采访吗？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开头什么都写，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了后者。

而自选择了这种文学样式后，一部作品的采访工程结束了，那感觉就像听到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

还有，或者故事（世上还有这种事啊？

），或者思想（这小子怎这么想的呀？

），每页文字都得有点抓人的有新意的东西，使人欲罢不能。

不然，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工夫、耐性把几百页一本书读完？

就像一出小品，几句话不能引人发笑，人家就换台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写了吗？

而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

多好的故事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

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

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

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

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瞅着衔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气力。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走近它。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

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

采访也是一样。

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

采访工程完成1/3，起码进至一半左右，构思、立意，想写个什么东西，就得有数了。

不然，你千难万苦，像个孕妇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东西，可能许多都是没用的。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年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

百余万字的东西更是如此。

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

我那时不是这样。

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

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

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

<<枪杆子1949>>

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

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

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

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

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

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

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

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

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

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

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

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

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

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

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创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

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

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

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

你两条腿跑不过它4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

即便是4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

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

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

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

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

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3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

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

<<枪杆子1949>>

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中的这些诗句呢？

而今，曾经年轻得像刚出海的红日般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

2003年，颇有成就的画家、与我同岁的创作室同事李秉刚，突然辞世。

向遗体告别出来，创作室的同事说：正隆，悠着点吧，别拼命了。

听说我退休了，有同学来看我。

忙碌大半辈子，昨天还上班呢，今天就一个急刹车甩到家里，别说身子骨受不了，灵魂都无处安放了。

同学是准备来劝慰一番的，结果也是一个急刹车，内容全变了调儿。

无论怎样不服老，心理年纪多么年轻，自然法则都到达这一站了。

年轻时觉得生命仿佛是有限的，那个谁都该去的地方，遥远得简直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

人这一辈子，是到什么时候想什么事儿。

而这些年来不能不想到的，则是朝一日去了那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哪？

孩子购物回来，常让我感到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呀？

去了商场、超市才明白，任是什么样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卖的，可哪儿有卖时间的呀？

就算有，也能轮到谁，寸阴寸金，买得起吗？

近30年前，有作家写小说《减去十岁》。

像我这把子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有句话，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时间买不到，也不能减去10岁，那就只有抢了。

一天24小时，不会多出1分1秒，就只能从这有限的24小时里抢。

唱歌跳舞打麻将什么的别说了，连散步都与我无缘，就只能跟睡眠抢时间了。

“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我总记得我的祖辈的这句话。”

好在人老觉少，而且老天爷保佑，“不会吃饭”，睡眠质量特别好。

有时来了困劲，别说上床了，连屁股都懒得挪离椅子，就想出溜到那书桌底下了。

一觉醒来，头脑明晰，精神抖擞，拿起笔来，就有了与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那个姑娘谈恋爱的感觉。

清晨和上午是最出活的，中午睡一觉，就成了夜猫子。

没睡午觉，脑子昏沉沉的，下午和晚上差不多就算白活了。

补救办法是洗个澡，特别是好好洗洗头，使劲搓挠。

其实，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做客，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特别是同行、喜欢文学的朋友。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属人的欲望我都有，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只是实在耽误不起时间。

正值青春年华，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耽误的好像还不止10年。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

累啊。

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

“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

“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

来到这个大干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

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

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

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

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枪杆子1949>>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

”：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画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

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

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

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

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

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

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

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

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

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

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

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

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

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

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

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

<<枪杆子1949>>

编辑推荐

《枪杆子:1949》还原战争血腥，还原战争雄性，还原战争人性，还原战争真相。
《枪杆子:1949》一本关于“四野”历史的正本清源之作，血性作家封笔巨献。

<<枪杆子1949>>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